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

布鲁诺



布鲁诺

一、渴求知识

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纠正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天文学家，反对天主教会黑暗势力的不屈斗士。

菲利波·布鲁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小城。父亲乔万尼·布鲁诺虽然也算是个贵族，日子却过得很艰难。他得服军役，常常出征，母亲弗劳丽莎常常哭肿了双眼盼着他回来。弗劳丽莎的父母传给她的一小块地和一座破败的小房子，算是他们的全部财产。

当乔万尼从军中归来，那真好象是过节，小菲利波跟着父亲，寸步不离，拿无穷无尽的问题来缠他。乔万尼谈他的见闻，朗诵他心爱的诗人兼袍泽坦亚洛的诗篇，一口气说好多在那那不勒斯王国各地流传的笑话。

菲利波生就不安分的性格，思想活跃，敏于感受，连非常了解他的人，也常常为他惊讶。他尽做出些怪事。有一次，当时他还是个婴孩，墙缝里爬出老大一条蛇，他十分害怕，放声叫父亲，父亲在隔壁房间，听见叫声跑来，用棍子打死了蛇。叫父母大吃一惊的是，菲利波躺在摇篮里，怎么会叫父亲呢？而且这孩子多年后还详细地记得这件事。

本教区的神父教菲利波学习教义问答，教他读书写字。菲利波脑子挺好使，念书不费劲，问起老师来没完没了。他对在《圣经》里的故事以及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

菲利波从小被教导信仰基督教，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好教徒。

每逢节期，各地的香客云集诺拉，广场上比赶集还挤。同是那些人，一会儿疯狂地祈祷，一会儿亵渎神明；咒骂异端的同时又嘲笑神父；把扣子扔到教堂献金箱里冒充金钱，可是又掏出最后一个铜板去追荐亡魂。迷信同自由思想同生共存。诺拉人崇拜他们的圣费利彻，然而又刻薄恶毒地讥嘲僧侣。一针见血挖苦僧侣的俏皮话，不会在菲利波身上培养起对神职人员的尊敬。

不到14岁的菲利波，智力超群，具有罕见的天赋，好学不倦。他被送到那不勒斯王国的首都深造。起初，他还担心会怀念亲爱的故乡诺拉，但事实并非如此，蔚蓝的海湾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令人目眩；巍峨的维苏威火山在旁边睥睨（bì nì）天空，一个个岗峦都是满山坡的葡萄园。菲利波处处感到新奇，却没有了身在异乡的感觉。

奥古修丁修会的修士提奥菲洛·达·瓦伊拉诺是位优秀的教师，指导他学习，循循善诱。教他逻辑学，一步步启发他认真读书，激发并且扩展他对哲学的兴趣。

在那那不勒斯的中心，有一座景色如画的山岗。山岗上的老树中间，散布着圣多明我修道院的房舍。这里不仅有斋堂、禅室，有一所高级神学校和出色的图书馆，而且还有虎视眈眈的邻居——异端裁判所的监狱。那不勒斯大学设有自己的校舍，只好向多明我修会租赁房子。菲利波同一些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常常到大学里去。每当首席学监来到院子，摇铃通知上课，他就及时悄悄溜进教室。因为学校规定禁止外人旁听。

辩证法和语文学菲利波听得特别专心。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这些课同提奥菲洛·达·瓦伊拉诺的讲课相比，大为逊色。提奥菲洛神父教他如何思考，而在这里，则是无休止的夸夸其谈，毫无意义地卖弄词句。他们昂首阔步，神气十足，自命不凡，拒人于千里之外。菲利波对这些草包教授没有一丝敬

意，他处处都察觉到滑稽可笑。

那不勒斯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城市，尽管当时遭到西班牙人的蹂躏，学术生活却至今没有衰微。

热爱科学的人们成立了若干学术团体——学院。当局害怕异端邪说，害怕造反，不时强迫学院解散，但它们随时复活。西班牙统治者未能摧毁那不勒斯人好学不倦、热爱自由的精神。十分年轻的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出版了一本奇异的书——《论自然魔法》。书中提出了新的研究原则，他不想去解释古代权威的思想，而是要直接观察和研究自然。

菲利波已经在那不勒斯学习了三年，对这座城市感到很亲切。他对港口那一带和大学生最集中的街区都十分熟悉，他常去圣多明我修道院。他既不愿从军，也不想经商，人世间他最珍视的是知识，但他一想起在家苦熬着的父母还要拿出钱来付他的学费，就感到心神不宁。

这青年犹豫了，他知道他在修道院里不愁吃不愁住，有藏书极其宏富的图书馆供他使用，有学问高深的人来当他导师。圣多明我修道院的一次集会，终于决定了菲利波的命运。一天，他参加精通神学和哲学的僧侣举行的辩论会。讨论的问题之复杂，使他大为惊愕，他看清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不堪。他想向他们学习，请求修道院院长接受他入院。

1565年6月15日，17岁的菲利波·布鲁诺成为那不勒斯最大的修道院——圣多明我修道院的见习修士。他从此叫作诺拉的乔丹诺。

二、修道院

修道院的生活并不绚丽多彩。院方对见习修士管得最严让他们死记戒律，背诵祈祷文和赞美诗。任何法事都得出席站到结束。还常带他们去做忏悔，督促极严。

乔丹诺很难适应那严格的纪律，每时每刻的监视，不甘心绝对服从。他习惯于自由，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结果很快惹出了麻烦。

乔丹诺扔掉了圣像。在修道院引起轩然大波，他被指控亵渎圣像，开始了审问、威胁、斥责，只是因为他罕见的勤奋，不错的品行才使他的罪过减轻了些。他热衷于读严肃的作品，他看见一个见习修士在修《圣母七喜故事》，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他又忍不住说：“这种混帐书籍没有一点益处，不如把它扔了，读些有用的东西！”显然这是对圣母的不敬！

院长年事已高，御下宽厚，他是神学士，看到修道院里有学问的人越来越少，潜心学术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真是忧心忡忡。他知道乔丹诺天赋卓越不凡，如果修道院留不住这个勤奋热情、坚韧不拔的青年，是很遗憾的事。院长把他叫来，缓和了语气，规劝起来，询问了学习情况，称赞他在专业中取得的成绩，慈父般地鼓励他，并且当着他的面把告密的报告撕得粉碎。

乔丹诺见习了一年，轻而易举地学会了导师们教他的一切东西，1566年6月16日，他被授予修士的神品，他穿上了法衣，但他的心并不属于天主，他更热衷于阅读世俗的书籍。

乔丹诺千方百计要弄懂基督教的哲学精髓，追根究底，搞清楚它的渊源。他需要确凿的事实和合情合理的论证，他对什么都不愿意只凭信仰便盲目接受。他去找禁书，他的怀疑与日俱增，他不能接受基督教最主要的一条教义——三位一体说，即上帝只有一个，但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既是“三位”又是同一实体的上帝。一个天主会有三个化身？一个天主会以三种面貌出现？

乔丹诺没有把基督教看成是天主恩赐的信仰，而是把它视为凡人臆造的迷信。他在《圣经》和教会先贤的著作里发现了大量的矛盾。

布鲁诺从小喜欢繁星点点的天空，很早便对天文学有兴趣。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说和托勒密体系仍到处被当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大地被认为是宇宙的静止不动的中心。

乔丹诺读多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发现其中的弱点、矛盾和牵强附会的结论。他着手专心致志地研究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物理学家”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他倾心于古代的原于论著，长诗《物性论》始终是他最心爱的书。

乔丹诺向往着获得无所不包的知识，看到宇宙的全貌，他不断探索规律性，寻求普遍性的结论。他坚持不懈地改进记忆方法，孜孜不倦地练习，他能迅速地把念过的东西记住，易如反掌。他惊人的才能，他的名声远远越出修道院的高墙，传到了罗马。教皇庇护五世的股肱雷比巴枢机主教尤为好奇，命令送布鲁诺进京。

对恩召他进京的罗马教皇，布鲁诺进献了他的作品《挪亚方舟》哲学十四行诗，大胆揭露宗教的愚昧，以蠢驴暗喻不学无术的僧侣。

乔丹诺阅读了不计其数的神学论文和教会先贤的作品，对这些作品的诠释、布道文集和主教会议的决议，阅读再三。他日益看清理性和基督教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教会连篇累牍都是荒诞不经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事例，不管是学富五车的神学家还是玄妙透顶的卡巴拉派（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不管是先知论者还是神秘论者，他们的著作他再也不愿阅读。他对各种各样的神秘臆歪透了。

乔丹诺有时惊人的严肃，但他内心实在是一个淘气的那不勒斯孩子，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危险的事情来。布鲁诺以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强调了他同神学的决裂。他的神学探索的时期已成为过去。

他曾花费很多时间去研究一位先知的玄之又玄的著作，绞尽了脑汁，枉费了力气去探究他那些声泪俱下、语无伦次的言论隐含的意义。去吧！他快快活活、随随便便地把那位先知的大作往垃圾堆里一扔：

“老兄，你不想叫人看懂，我也不想把你搞通！”

布鲁诺可以连续几昼夜钻研一篇论文，一门心思读书，不满足于教会书籍，在探索自己的道路。

年复一年，乔丹诺同其他僧侣一样，神品逐步晋升，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上了副助祭，后来又升了助祭。经过六年半，1572年，他得到了神父的职务。被派到山区的坎帕尼亚圣巴托罗缪修道院。

三、神学校

这一年年底，他交了好运，圣多明我修道院附属高级神学校接纳他入学，名额只有十人，入选很不容易，他可以整整三年不必做讨厌的法事，度（gu）藏极丰富的图书馆近在咫尺，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他的研究工作。

乔丹诺认真地学习着，一丝不苟地参加考试，以他的渊博知识使导师们大为惊奇。夜间，他们获准可在禅室里点灯看书，修道院的生活虽然无聊，

但图书馆馆藏宏富、珍贵的书籍使乔丹诺多多少少比较安心地住下去。

他钻研哲学日益深入，有所发现变成了有所怀疑，他大彻大悟了一刹那，再度陷入了迷惘；一度清楚了的东西，一经深入考察，又产生了怀疑；几乎解决了问题，其实复杂得令人惊愕；有的思想，本来以为帮助他探索到了真理，结果却背道而驰，纠缠着他，使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周围有多少尚未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学科等待着真正的研究者去开拓。要做的工作无穷无尽，在百无一用的神学上绞尽脑汁，唇枪舌剑地争论亚里士多德的这句那句话语如何理解，把老故事重说一遍，无非是改头换面，而且比古人拙劣得多。乔丹诺通晓古今诗歌，他喜欢卢克莱修——诗歌中最宝贵的是有价值的思想！

人的生命有限，怎么能把宝贵的光阴虚抛浪掷！乔丹诺惶恐不安：可别让无谓的企求捆住了自己，不要去追逐浪费才能和潜力的东西，枉自葬送了一生。应该把全部力量用于主要的使命，那就是对真理的追求。

乔丹诺永远记得这段痛苦的时期，记得不断求索，耗尽心血的辛勤劳动、挫折和苦恼。有时，无边无际的绝望涌上心头，他的思想钻进了牛角尖，不知道该怎么钻出来，前头突然露出一线光明，他鼓足勇气朝前走去，但梗阻横生，无法逾越。障碍一个接着一个，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障碍，其中一部分是外界的原因，另一部分在于他自身的局限性。有时他觉得看到了真理，但模糊不清，仿佛是雾中看花。他多么想驱散这云雾。

他在漫长的徒然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自然界的不可穷尽，自然界的秘密和谜的不可胜计，使他心神不宁。他常常足不出户，彻夜不眠，每当他憔悴疲惫地出现在食堂里，总有僧侣在他背后交头接耳。瞧，乔丹诺真的疯了！布鲁诺虽然一向火气很大，语言尖刻，却并不把这些话当作侮辱，为钻研科学而疯狂，决不是最最糟糕的疯狂！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去研究他未能解决的问题。对布鲁诺来说，哲学并不是以哲学家自身的完善为唯一目的的抽象议论。他相信认识世界的企求不会徒劳无益，相信人类在无涯的真理探索中不会原地踏步而是不断前进，不管疑虑是多么吓人，不管阻碍变得多么巨大，他不放弃进一步的探索。要达到真正的知，任重而道远。布鲁诺说过：“不学无术是世界上最高明的学术，得来全不费力，而且不会使灵魂苦恼！”

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意义、生活的美便在于此——在于对真理的认识，在于争取真理获胜的斗争！

如今，他终生将献身给一种激情——对真理的爱，对认识的激情。是它使人自由、强大而英勇，使人长出了翅膀，变成了神。乔丹诺心情昂扬非凡，他找到了道德理想，脑子里形成了英雄激情者的形象。

乔丹诺是幸福的，即使他还有许多东西不理解，但探索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探索越多，发现也会越多。认识的激情没有止境。这激情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他相信：人类思想在揭开宇宙秘密时升腾越高，本原真理会越发显得复杂。但在每一次失败之后，紧接着到来的便是胜利。每一次完成的升腾，将展示越来越新的远景。绝对真理的不可穷尽，并没有把他吓倒。正是这个不可穷尽性，有无限广阔的天地，可以供思想不断飞翔！

乔丹诺精神振奋，激情的幸福充溢了他的整个身心。

1575年7月，乔丹诺在高级神学校修业三年期满，考过了最后几场考试，

在公开辩论会上出色地答辩了他的论文，他留校任教，被任命为神学讲师。

四、“异端邪说”

布鲁诺得见哥白尼的伟大著作——《论天体运行》，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之一。他对这光辉的学说的开创者钦佩之至。哥白尼的天生的思虑透辟，远远超过托勒密和其他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不怕孤军奋战，独力反抗错误观念的洪流，预告了真正的古典哲学的复兴。大地是在运动！乔丹诺简直是欣喜莫名。对于天主教的基本信条“三位一体”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地球中心说”（由“人类中心说”发展而来，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世界是神为人而创造的）产生了怀疑。

哥白尼的学说对许多问题都没有作出回答，布鲁诺敬佩他的科学业绩，同时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可惜布鲁诺没有利用自己罕见的天赋去更加广泛地认识宇宙。哥白尼并没有从他本人的理论出发作出很多结论，他有意识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不去解决，但布鲁诺没有在哥白尼停下的地方止步。

这个诺拉人迈进了无限的世界。

他突然开窍了。长年累月地研究哲学，读了千百本书，反复钻研各种艰深的理论，苦思冥想事物的本质……蓦地，阻挡他视线的障碍仿佛弹指间化为乌有。过去他似乎是在雾中看世界，如今云雾驱散了，整个云际展现在他面前，他领悟了过去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东西，他第一次看到了完整单一的宇宙。

美好的时刻终于来临，他终于有了明确的思想，能使他理解同一的宇宙。多少年来他在昏暗的洞穴里彷徨，太阳枉自照耀着他。布鲁诺快三十了，但他觉得他仿佛是个新生儿，多年的辛勤努力没有付之东流。一刹那间，太阳照进房间，但百叶窗却是慢慢地开启。

神学家们以亚里士多德宇宙有限说为后盾，把天球变成了苍天，变成了钻石的或水晶的天穹，绕着大地运行，球面上散布着星辰，星星牢牢地镶嵌在苍天上。

乔丹诺极其仔细地研究了深信宇宙有限的哲学家们的论据。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都反复推敲，甚至他一眼就认定的错误，也认真地再三检验，否定宇宙无限说的论点一个个破产了。

布鲁诺把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宇宙观。他坚持、补充并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在肯定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太阳系并非整个宇宙，因此，不仅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且太阳也不是宇宙中心。太阳仅仅是宇宙中的一颗恒星，以它为中心形成的太阳系，只是整个宇宙非常渺小的一部分。宇宙中还有许多恒星，它们乃是其他行星的“太阳”。恒星并非绝对不动，它对行星来说只是相对静止而已。布鲁诺据此推断：宇宙既无肇（zhào）始，也不会被消灭，它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他相信，宇宙没有中心，宇宙不是造物主创造的，而是无限久、无限大。在无限的空间中有不计其数的世界，其中必有世界是有人居住的，星辰不是钉死在苍天上的小小发光体，而是巨大的世界，理智不能被荒诞的天球的枷锁来缚住。没有天球！各星座同大地的距离各各不等，它们象地球一样运动，如果我们看不到它们的运动，那是因为它们距离太远。这些星体中间也有许多太阳，也有许多地球。

乔丹诺充满了首先发现者的自豪。他粉碎了虚幻的水晶天，展示了宇宙的真正的美——宇宙的无限广袤的空间，成千上万耀目的太阳，成千上万的

地球！他使人们挣脱了千百年来的羁绊。

哥白尼的功绩在于把地球从宇宙中心天体降为太阳系的一颗行星，从而动摇了天主教神学统治的基础。布鲁诺则把太阳从宇宙中心天体降为一颗普通的恒星，使人们对宇宙的科学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对教会宣扬的“地球中心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更加彻底的否定，使他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

他知道前途多舛(chu n)，命运乖蹇(ji n)。但他也知道：从此他将一往无前，什么东西都无法叫他放弃他发现的真理。浑身是劲的感觉和胜利感流露在他的诗中：

谁振奋了精神，谁给我以轻灵的羽翼？

谁消弭了死亡或宿命的恐惧？

谁粉碎了锁链，谁大打开

只有少数人开启的大门？

管它世界、年、月、日、小时

(时间呵，是你的武器！)——

钢铁和钻石都经不起它们的侵蚀，
从此我不屈服于它们的残酷的力量。

我充满信心，向上翱翔，

晶莹的天穹再也不能把我阻拦。

我冲破天穹，飞向无限。

我穿越以太，一往无前，

向其它世界飞去，

把银河留在下面。

布鲁诺在修道院一无顾忌地陈述他的见解，在他们面前对牛弹琴。他仿佛不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看他的处境是多么危险。

如果他明智一些，那他终身将有了保障，前程、肥缺、安逸的生活都能稳稳到手。但是布鲁诺对于生活的成功自有他的看法。真正使人富有、使人成为强者的，并不是黄金和权势，而是对黄金和权势的极端蔑视。他认为他所发现的哲学真理十分重大，缄默是罪过的，他不停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得到的是茫然不解，或是公然的敌视。乔丹诺在明目张胆地宣传异端邪说，在辩论会上雄辩滔滔。

省督命令针对他被指控流入异端一事进行侦讯，他的处境十分险恶，痛恨他的人都想要报仇，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朋友们告诉他：罪名罗织了一大堆，如果他行动迟缓，就会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

布鲁诺不希望就此被捕。他逃出那不勒斯后，来到了罗马的圣马利亚·德拉·米内尔瓦修道院。起初觉得修会执法人西斯托·法布里怀着某些善意倾听他倾诉他在祖国遭受的不公正的迫害，但是不久几个圣多明我修士好象那不勒斯专门派来的一样，告诫他说实话。人家斥责他违反清规的时候，他还听得下去，但如今他弥足珍贵的思想被人家说成是恶毒的谬误！越争论，他越看清了他的敌人的偏执。他谈最最重要的哲学真理，但他们却反复强调宗教信仰。人们威胁他，非得让他承认自己的观点是异端邪说——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不可！布鲁诺固执己见。只有不学无术之徒才会把理性发现的真理说成是异端邪说！

在修会领导的心目中，他是恶棍，是异端分子，他如果不忏悔，一两天

内就会被交给宗教裁判所整治他，只有被判死刑的人，才能傲然昂首离开那里。但是他深信自己是对的，怎么能承认有罪呢！

他一心渴望自由，痛恨迫害他的人，唯一的出路是逃跑，修道院的生活他过够了，布鲁诺毫不惋惜地扔掉了法衣，离开了永恒的城市。

五、流浪

黑色的死神张开翅膀在意大利的上空翱翔。一个个城市连着遭受鼠疫的侵袭。人口过分密集的街区，穷人成百上千地死去。胆战心惊的人们连最荒诞无稽的谣言都相信，死神是天主派来惩罚罪人的，但婴儿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也是天主的旨意吗？人们寻找罪魁祸首，有人说是土耳其苏丹把几百个该死的叛教分子派到意大利来，让他们散布鼠疫！异乡人处处遇到公开的敌视。

布鲁诺来到诺利，诺利是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十分宁静，有崇山峻岭把它同外界隔绝开来。他在这个破败的小镇上教孩子语法，不久，开始给几个对天文有兴趣的贵族讲课，并花了很多工夫钻研学问。他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动身去了萨沃纳，然后又去都灵，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随一个船夫来到威尼斯。

威尼斯市以它的学术团体驰名遐迩，然而，鼠疫的灾难使团体成员们分别去了各地，威尼斯历来很兴旺的书店业几乎奄奄一息。布鲁诺在这逗留了一个半月，决定去帕多瓦。在帕多瓦遇到几个熟识的圣多明我修士，并劝他重新披上法衣。乔丹诺气冲冲地一口拒绝了，但他找不到工作，穿上法衣是他唯一的出路，他可以在修道院里挂单过夜，于是他为自己定做一身新僧服。

1577年11月，天上出现了一颗尾部极大的彗星，人们惴惴不安地观察它，各种猜测随之而来，专谈天象的书籍十分畅销，出版家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书稿，布鲁诺想挣几个钱，在威尼斯出版了一本书——《论时代的表征》。

布鲁诺阮囊羞涩，常常没地方过夜，吃不上饭。他不能在一个地方住长，不仅因为担心被捕，而且流浪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能发现奇特的自然现象、山川形胜的特点和奇风异俗。他到过米兰、热那亚，一次在布雷西亚，用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一位好似要发疯的僧人。

布鲁诺来到萨瓦公国的首府尚贝里之后，他向往法国，向往那些出色的大学城。他逃出罗马后，在意大利北部已经漂泊了两年多，并且经常有被捕的危险，布鲁诺决定去日内瓦，卡尔文教徒拼命把日内瓦学院吹捧为学术中坚。布鲁诺希望了解一下新教徒的意识形态，皈依了卡尔文教，1579年5月20日，诺拉的菲利波·布鲁诺的名字登上了日内瓦学院的名册。

这所高等神学院是卡尔文生前创办的。不仅培养有学问的人以满足本城的需要，还致力于在国外大事宣传卡尔文教义。布鲁诺专心致志地钻研新教的著作，尽情领略卡尔文的奥秘，但他大失所望。

安东·德·拉费就任学院的额内哲学教授，日内瓦人对他大加颂扬，大家都夸他学问渊博，布鲁诺却对他彻头彻尾的不学无术大吃一惊。布鲁诺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把拉费提出的许多论旨批驳得体无完肤，他说服了印刷所老板8月初将文章刊印问世。警方不客气地将他捉起来，仅仅因为他作为学生，胆敢发表与可敬的教授相反的意见。他的文章被说成是“诽谤性作品”，违反了日内瓦的法律。

在狱中审讯了六天之后，布鲁诺被带上了宗教法庭，对其进行恶毒的攻击。法庭不愿意多听布鲁诺的辩词。辱骂公职人员或教会人员等于背弃神圣的宗教改革。他被戴上镣铐，赤着脚，穿着粗布囚衣，脖子上套着铁圈，被带到教堂，谁如果愿意都可以拿棍子捅他、侮辱他、唾他的脸。两星期之后，1579年8月27日，布鲁诺被重新带上了宗教法庭，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不得不承认进行了诽谤，既诽谤了教会人员也诽谤了拉费先生。

布鲁诺一见天日便立即离开了日内瓦。身受侮辱的令人肝胆俱裂的情景，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他从此终生厌恶宗教的“改革家”。

布鲁诺到了有许多意大利移民的里昂。取道阿维尼翁和蒙彼利埃，到了图卢兹。图卢兹是天主教徒可靠的堡垒，是圣多明我修会僧侣的摇篮，布鲁诺找到了家庭教师的工作，教天文学和哲学。他取得艺术硕士学位后，竟逐获胜在大学讲课，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待到学生下课，回到住处，才开始他真正的工作，他对逻辑，认识论和心理学都下了一番工夫，构思一部煌煌巨著《伟大的锁钥》。时间在书本和手稿堆中不知不觉地飞逝，日复一日，一切都平安无事。但他不限囿于转述他人的见解，在讲课时他日益频繁地流露出与逍遥学派背道而驰的观点，最后他被停止授课。

布鲁诺从图卢兹来到巴黎。在巴黎大学任教，他宣布开设记忆术课程。教室里除了学生，教授们也常来听讲。他不管讲什么，是讲艰深玄奥的哲学问题，还是讲修辞手段，都是风趣机智，有才气、有激情。严格的论证和笑语交相迭替，一串精采的推论后面跟着诗，抽象的哲学概念化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他的讲课深刻而生动，是口才出众的典范，学生们紧赶慢赶地记着笔记。

国王亨利三世对布鲁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位知识渊博、经常与哲学家交往、热爱读书的君主，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他如何获得好记忆。布鲁诺给国王上课，并求他准许，出版了《论思想的影子》和《记忆的艺术》。接着又写了喜剧《烛台》、《喀耳刻之歌》以及献给给予他极大帮助的威尼斯大使乔万尼·莫罗的《卢尔的艺术简述及其补充》，这三本书都是1582年在巴黎出版的。

布鲁诺在巴黎声誉鹊起，并与宿学之士交游甚广。出入宫廷，出席辩论会，对各种学术集会的动态十分了解，国王对他青睐有加，许多人都佩服他。各所学院都对他敞开了大门。但布鲁诺一贯坚持有权保持自己的见解，他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特权，一有机会便要重申，喜剧《烛台》书名是这样标明的：《烛台——独立院士诺拉人布鲁诺所著的喜剧》。

《烛台》确凿无疑地表露了布鲁诺对基督教的观感。喜剧渗透了激烈的反教会精神。巴黎的腐儒们在这出戏里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气得不得了，自以为受了侮辱，旦夕间布鲁诺又招致了许多敌人，议论他的作品危害人心。

布鲁诺考虑到英国去。国王为他写了几封介绍信，给他打开法国驻伦敦使馆的大门，英驻法大使凯布海姆爵士于1583年3月28日报告本国政府：“意大利哲学教授乔丹诺·布鲁诺拟赴英国。此人的思想观点是我不能赞同的……”

六、在英国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治国严谨而专制，她狡黠、聪慧、谨慎，她命令国会

宣布她是教会的最高首领，严格要求臣下贯彻执行她规定宗教仪式“划一”的各项敕令，谁反对这一条，都被她视为危害王权的政治犯。她唯恐他人觊觎（jì yú）她的权利与王位。玛利·斯图亚特在天主教徒的拥戴下加上了英国女王的尊号，为此，伊丽莎白借口把她关进了监狱。十五年来，她一面要求恢复自由，一面同天主教国家勾结，阴谋反对伊丽莎白，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她们这两个对头只有死掉一个，才会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布鲁诺初到伦敦惊愕不已，人们对他极不友好，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法国使馆，布鲁诺向年逾花甲的大使莫维西耶先生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还拿手稿请他指教，莫维西耶很快便看出这意大利学者才具卓绝不凡。而他的温文尔雅，他的性格快活而机智，彻底使大使倾倒心折。布鲁诺把《三十个印的解释》一书题献给大使，并请他帮忙出版。

布鲁诺通过莫维西耶的帮助得到许多有力者的支持，去了牛津。但他破破烂烂的衣裳、破旧的鞋子，不象学者，倒象个穷困潦倒的贵族。他既没有戴博士方帽，手指上也没有纪念戒，布鲁诺写了一封致校长和教师们的信，大言不惭，没有丝毫的假客气，自称是最精妙的神学的博士，十全十美的明辨之学的教授。他能唤醒沉睡的心灵，能使冥顽不灵就范。他对意大利人和英国人、法官和军人、僧侣和俗人都一视同仁，他着眼的是人的真实面貌：看他们智力和心胸的高下，凡是使愚昧和假仁假义愈演愈烈的人无不恨他，但热爱正直和劳动的人都敬重他。

布鲁诺在牛津结识了几位青年教师。其中乔万尼与他一见如故，成了朋友。乔万尼对牛津的情况了如指掌，牛津决不是可以拿新理论来摘取成功、桂冠的地方。布鲁诺获准演讲灵魂不灭和天球问题。他巧妙地反对神学，神学家们不同他辩论，鄙夷不屑地耸耸肩膀。他主动要讲天球问题，可他又说天球压根儿不存在。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很用心地听布鲁诺讲课，有的人公开对他表示钦佩，而牛津博士们对他却由冷淡变为了明显的敌视。企图堵住他的嘴，不让讲课，把他撵走。布鲁诺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写了杂文《基伦的驴》发泄他的愤怒。院长向他解释，他不符合院士的要求。

布鲁诺回到伦敦，莫维西耶对他十分关怀，他住在大使的府邸，不受任何干扰，潜心钻研，他已经35岁了，生平所学倾囊以出，他如今把他的哲学的精义阐释清楚。

千百年来，有神论始终是对各种无知的掩护，任何一个茫然莫解的概念，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结到神意，凡人不可得而知之。是神创造了一切，推动一切，主宰一切。神是一切事物的本原。

布鲁诺认为，人们如果老是把肉和灵、物质和精神、有生物界和无生物界对立起来，便无法理解周围世界。天地同一，万物的基础是同一的基质，基质是基础的基础，它不可能脱离物质而存在，也不可能没有生命本原，生命充实整个物质。万物都有生命、精神，至少有生命本原。这个同物质不可分割的、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生命本原，布鲁诺称之为“宇宙灵魂”。必须承认天地间有两种基质：一为形式，一为物质。

两种基质之一的基质形式或称普遍形式，亦即精神，存在于万物之中。物质和精神是最稳定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一些物质形式毁灭，另一些兴起，而基质始终不变。

宇宙不是物质偶然得到的各种暂时形式杂乱的凑合，而是惊人和谐的整体，一切都服从于一定的秩序和法则。

神学家们说，是上帝感召了灵魂，是上帝创造了生命，他们把灵魂理解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而布鲁诺反复说明“宇宙灵魂”存在于万物的基原自身；归根结蒂，“宇宙灵魂”是万物的原因和本质。它弥漫于万物之中并且是指导自然产生万物的动力和源泉，赋予万物以条理、秩序和生机。布鲁诺相信，在宇宙中，除人有灵魂外，万物也有灵魂。这样，布鲁诺的哲学又具有了“物活论”或“万物有灵论”的特点。他虽然正确地断定生命是和物质分不开的，是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却没能划清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界限，也没有分清作为能够思维的高级有机物质的大脑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不正确地赋予了一切物质的生命。

布鲁诺确认，无限的宇宙包容不计其数的世界。其中有的可能比地球大，有的比地球小，但诸世界的基础相同。

布鲁诺奠定了诺拉哲学的基石，写作《论原因、本原与太乙》一书。

布鲁诺再次成为议论纷纷的对象。英国土地上出现了一位那么独特的学者，有人说他是精神错乱的狂妄之徒，妄图动摇宇宙的基础；也有人说他是旷世奇才。

布鲁诺的脾气一触即发，使他吃亏不小。谁欺负了他，他历来是不肯放过的，因而常常遇到危险的麻烦事。英国人的粗暴，叫他怒不可遏。

布鲁诺在伦敦也找到了不少文化素养甚高而又友善的人。布鲁诺不仅在学术界引人注目，这个机智而热情的诺拉人还一贯博得妇女的青睐。英国天仙般窈窕的淑女们呵！他在异乡深得她们的勉励，他把许多充满感激之情的诗行献给了亲切温存的女性。

1584年2月14日，天主教徒称之为痛悼日或追念日的大斋第一天，布鲁诺在牛津与绅士学者们展开了一场辩论会，布鲁诺认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最终争论激烈起来，几个牛津博士竟然公开侮辱布鲁诺，不等他把话说完，便向在场的其他人鞠躬致敬，向门口走去，唯独不理布鲁诺。

他居留英国十个月来，竭尽所能唤醒沉睡的心灵，但人家并不理睬他，他的耐心已经耗尽，毫不拖延，立刻拿起了笔，写了《追荐宴》，出版并销售一空。他不仅揭露了牛津的腐儒，而且把对无礼的伦敦人的看法统统公之于众，顺便也教训了那些善于钻营、枉为英国人敬重的意大利同胞。

他谈哲学和神学，谈哥白尼的作用，谈及成见对科学的危害以及怀疑学派的一无建树，评价古代天文学家的功绩，再三强调宇宙无限，宇宙间存在着其它有人居住的世界。

《追荐宴》的问世引起了一场风暴，谩骂和侮辱纷至沓来。侮辱铺天盖地而来，落到布鲁诺头上，确实需要具有英雄精神，才能在这场风暴中屹立不动，不束手投降，不悲观失望，敌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地陷害他。

人们对他的敌视，无非是锻炼了他的顽强。布鲁诺知道，在这个血腥的迷信的世界上，谁要是宣扬理性的宗教，等待他的不是桂冠，而多半是死刑。对真理的热爱帮助他克服任何艰难险阻：他在枷锁中自由，在苦难中满足，在贫困中富有，所以他尽管艰难踟蹰，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在敌人面前退却。

布鲁诺继续写作《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他置身在奇异的野兽寓言世界里，野兽是他的好助手，他的讽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书中，寓言动物、古代神话形象和星象概念，统统服务于一个目的——揭露的目的。天界挤满了野兽，星座不是都冠以野兽的名字嘛。几十个人物你上我下，争论不休，他们争吵不仅仅是为了天界的事，对人间发生的事也了如指掌，关心

着宗教纠纷，眼睛紧盯着政治事件……

布鲁诺对基督教的攻击从来没有这样凌厉过，他的影射从来没有这样明显直露，打击又准又狠，渎神是这样肆无忌惮。他瞄准了宗教的要害，打击宗教的教义，彻底摧毁了宗教的基础。

各派教主互相攻讦，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哪派教主都说只有他才知道通往虔诚生活的唯一途径。这些宗教改革家们一出现，便带来了“分化的刀剑和瓦解的烈火”，离间了父子，拆散了亲人，割断了人们的骨肉情，犯下了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虽然他们信誓旦旦，表白他们一心侍奉的神是如何仁慈、善良和万能，但违背他们教义便会遭到非人的折磨和待遇。

布鲁诺希望宗教领袖们的不和引起的流血纷争有朝一日终将结束。凶猛残暴的怪兽，比九头怪蛇还要危险，谁的屠龙神手终将把渴望已久的和平还给欧洲。

他知道他的新著会招致许多敌人。但他就是这样的脾气：每当他反抗迎面扑来的激流，那潮流越是强大，他的反抗也越激烈。

美好的成熟期来临了，布鲁诺在这些日子身心极度振奋，更加奋勉。他著书不辍，一本接一本。《珀伽索斯的秘密》是部危险的作品，更加直言不讳地攻击宗教。

伊丽莎白这位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再也不能忍受了，她不想让人讨论宗教问题，信仰上帝应该遵循女王的谕旨，不顺从的天主教徒、极端的清教徒以及各种各样的教派分子，统统要吃苦头。对女王稍有违逆，立即会引用惩治异端及煽动叛乱的圣旨惩处。《珀伽索斯的秘密》被查禁，未售出的书被没收销毁。布鲁诺很清楚，他的尚未完成的新著在英国出版的机会很小了。

当时写作十四行诗，歌唱爱情已成为一时的风尚，布鲁诺接受缪斯的邀请，也操觚（gú）赋诗，借吟风弄月之名抒发自己的感情，他的新著取名为《论英雄激情》。书的主题确实是爱，但不是对妇人的爱，而是对真理的爱，对善的追求，对认识的激情，对美女的膜拜变成了对理性的忠诚，而情爱的疯魔则为英雄激情取而代之。这英雄激情能改变人的面貌，使人同神平起平坐。

《诺拉人论英雄激情》是布鲁诺在英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两年半来他竭尽全力唤醒沉睡的心灵，他幻想着把人们引向光明，可人家只想砸烂他的头：《追荐宴》激起的仇视的风暴，随着他新著的问世越来越凶猛。他忠于自己的使命，一往无前，任何艰难险阻都在所不计。

布鲁诺同莫维西耶一起回到法国。

七、在巴黎

在巴黎坎布雷学院邻近的一条小胡同里，布鲁诺租下了一个房间，他度日维艰，阮囊羞涩，没有必要的家具什物，没有衣裳，特别是没有书籍。

布鲁诺留英期间，法国变化很大，国王的最后一个弟弟安茹公爵死亡，再度激起群雄逐鹿，亨利三世大权日益旁落，祈祷天主佑助，国王受到一大群主教和神父的包围。

西克斯特五世继任新教皇，这位外表温和体弱的人立即进行了血腥镇压，把同他有宿怨的贵族们送上了断头台。恫吓成了国策，西克斯特五世宣

称他采取一切手段把恶棍和不听命者消灭干净。小小不然便处以死刑，如果犯人逃走，就处罚他的亲属。他常说：“出清牢房，吊满绞架！”他声称如果他自身力量不足，天主将派遣天兵天将援助他。

天天有人被处死，在市场，在耕地中间，在大路两旁，在森林边沿，到处都有乌黑的首级悬在竿子上示众。

布鲁诺对西克斯特五世的政策十分愤懑。他会把意大利人怎么样？布鲁诺憎恨的心情全然不加掩饰，公开斥责西克斯特。

布鲁诺念念不忘在巴黎宣传诺拉哲学，证明逍遥学派自然观的荒谬。为了打好基础，他出版了客观、详细地阐释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一部书——《亚里士多德以十五个形象出现的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家》和《论天空》两书中表述的见解，布鲁诺早就不同意，如今他在《关于自然及宇宙批驳逍遥学派一百二十题》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布鲁诺强调他把宇宙看作是无限空间中的无限物质基质。宇宙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是永恒存在的。土星以外可见的星星其实也是太阳，围绕它们运转的行星因为距离太远而看不到。从那些遥远的星星也看不到反光天体的，看不到地球，看不到水星，看不到木星，只看得见我们的太阳。

布鲁诺把这部著作送往大学，并决意展开一场辩论，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他作为唤醒沉睡心灵的人，把自己的使命牢记心头。领导索尔邦大学的学界泰斗们没有同意举行辩论会。教授们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不让危险的思想传播，不合当局心意的书籍禁止出版，形迹可疑的人不得教书。

布鲁诺是图卢兹大学的教授，也曾以额外教授的身份在巴黎讲课，这两项只要占一项，便可以随意把自己的论文提交辩论，可大学却违反了规矩，拒绝他动用合法的权利。他决定采取非常措施——请求国王干涉，亨利处在伪君子 and 淫佚放荡之徒的包围中，却记起了曾经让他佩服过的那个诺拉人，记起了自己充当学术保护人的使命。他恩准举行辩论会。《关于自然及宇宙一百二十题》加上了给国王的献词，终于印了出来。

一大群五光十色闹哄哄的人来听辩论。其中有大学生、教授、僧俗人等、达官显宦、朝臣。

自命不凡的诡辩家和反动分子处处对正确的见解嗤之以鼻。布鲁诺的学生安奈肯为他的论文进行答辩。慷慨激昂地阐述他老师的思想：“只有抛弃成见，才能看到真理，为了摆脱先人之见的束缚，必须认真掂量一切，既掂量你认为颠扑不破的，也掂量你觉得可疑的。不管真理如何挣脱理智和感情，不管真理多么惧怕理智和感情的触摸，人们一定会看到真理。”

安奈肯说得很出色，但他的话常常被人打断，嚷嚷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恶毒。但他坚持说下去，他深信诺拉人正确。

在一座高高的讲台上，站着讲得精神十分亢奋的安奈肯，稍稍过去一些，布鲁诺站在一座比较小的讲台上，专心致志地听着。

“人的精神”安奈肯继续说，“以往被囚禁在极其湫（qi）隘的牢狱里，只能从门缝里看天空。但，自从认识到自身的强大之后，人的精神敢于飞向无限的宇宙。哲学家和数学家在疯狂中构想出来的天球垮了。感情和理智同时进行的研究使瞎子睁开了眼睛。宇宙无限和同一的学说使我们对自然有了真实的概念，如果人置身在月亮或其它哪一个天体上，他会在那里发现一整个世界，或者不如我们的世界，或者好得多，这无非是不可计量的浩瀚天空

中运动的无数世界之一。人的理智从此摆脱了荒诞不经的天球的束缚。”

这些话在我们现在听来是尽人皆知的真理，而且我们果真登上了月球来观看宇宙和地球。可在当时，他们得到的是侮辱性的攻击。

他们竭力逗引布鲁诺焦躁起来，但乔丹诺按捺住了，只有在他的学生陷入窘境时他才参加辩论，安奈肯不费多大的劲便驳倒了对方的论据。这一来，怒气再次爆发，人们不让他讲话，他的回答他们不满意！他们肆无忌惮地嚷嚷起来，在那里叫阵，四面八方响起了针对布鲁诺的辱骂声。举世首屈一指，理该解决重大哲学问题的大学，竟然是这样举行学术辩论会的！

乔丹诺转过身向门口走去，怒吼声在他身后回荡，许多人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还没有走出门口，便被疯狂的人群围住，学生在教授们的煽动下，拦住他的路。他们非要他收回对亚里士多德的诽谤不可！

布鲁诺好不容易才冲出了他们的重围！

八、在德国

布鲁诺匆匆离开巴黎，到了德国。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德国境内比较太平。

1586年7月25日，马尔堡大学校长法学家彼得·尼吉迪奥把布鲁诺的名字登记入大学的名册。但禁止他讲授哲学课，他满腔愤怒地离开了马尔堡，来到萨克森，路德教的大本营维滕贝格以它的大学名闻遐迩。

在维滕贝格，布鲁诺运气不错，他遇到了在伦敦相知颇深的阿尔伯里戈·詹蒂列教授，在他的帮助下，布鲁诺在大学安下身并获准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论工具》。

维滕贝格的偶像是路德，别人批评亚里士多德他们并不在意，布鲁诺利用这一点宣传自己的观点，他扩大了教学范围，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卢尔的艺术过渡到了哲学课。在数学和物理上花了很多工夫，阐扬哥白尼的学说。他的课堂里始终座无虚席，许多学生热烈地接受他的思想，每当他讲课，其它教室常常几乎为之一空。

布鲁诺在大学里处境尚好，所以没有必要去外面兼职。他可以把许多时间用于新著，他想用拉丁文写几部哲理长诗，用以阐发他的观点。

长诗《论无限大及无限多或宇宙及诸世界》，他还是在伦敦开的头，他并不是单纯用拉丁诗来表达他以往几部著作的内容，而是依据他本人研究哥白尼后得出的哲学见解和结论，他如今在天文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扩大了他的论据，除了抽象的论据外还补充了通过实验方法取得的事实。

在维滕贝格，人们对天文学的成就讨论很热烈。同卡塞尔天文台和乌拉尼堡的学者常有书信往来，布鲁诺对天文学家的工作甚感兴趣，他把布拉盖叫做天文学家之王。布鲁诺对围绕新星和新慧星问题展开的论战根了解。他十分欣喜，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们的观测终于证实他关于宇宙的学说是正确的。

1572年11月，在仙后星座中发现了一颗新的明亮的星。布拉盖的研究证明此星离地球比月亮远得多。它在16个月内一直可以见到，然后消失不见。布拉盖的一个助手在1585年秋再次发现了这颗新星。亚里士多德把月亮以上的部分，说成是永恒不朽的，而在“月下世界”中的一切则有变化和死亡。新星的发现证明在恒星范围内也不是一切都恒定不变，即使在恒星的范

围内，也往往有过去不知道的天体在出现和消失。

布鲁诺早在英国出版的对话录《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中，便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彗星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把彗星和陨星算在“月世界”内，否定了它们的宇宙起源的可能性。而布鲁诺，则把彗星当作天体，强调指出彗星不是绕地球运转，而是它们自己的运动。因此，彗星作为一种特殊的星，向我们靠拢或离我们而去。它靠拢时，我们觉得它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离去时，我们觉得它越来越小，越来越暗，如今利用新的事实，证实了他的推断，布拉盖观测 1577 年的彗星时，证明它是在“月下世界”的范围以外运动的。据布鲁诺看来，这个观测结果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彗星和陨星形成于大气层内上面几层的见解。

布鲁诺在这部长诗中，有一章是热烈颂扬哥白尼的。他回忆他在青年时代曾拥护各国许许多多学者主张的理论，回忆他如何对通行观点的正确产生了怀疑，借助于数学认清了哥白尼的论点的价值。

布鲁诺虽然是在谈宇宙的无限性，却屡屡回忆起诺拉的那个小村子，忆及乐土坎伯尼亚和童年时代。他亡命国外，始终眷恋着故土。在异域天空下度过的岁月，全仗对于美好的意大利的憧憬才得以排遣。

布鲁诺将他的部分讲义，收入两篇专题论文《论卢尔的组合灯》和《论向前运动和逻辑学家的猎灯》。这两篇论文发表于 1587 年，并附有一封致维滕贝格大学校长和校务会议的长信，他不想忘恩负义。人们被布鲁诺心胸的博爱精神及哲学家的使命感打动，接纳他为大学的成员，准许他私人教学及公开讲课。布鲁诺常常发表许多不仅为维滕贝格器重的哲学家们所否定而且千百年来几乎全世界都不接受的言论。当地人们的宽容令人惊异。他们并没有对他嗤之以鼻，并不咬牙切齿，并不睡起哄，并不是以经院哲学家的恶毒辱骂他。他们表现了明智的态度，使学校自由充分显示了它的光辉。

布鲁诺一一提到教授们的名字，不吝溢美之词，对每个人都奉上悦耳的称呼、动听的恭维和高调的修饰语。

他利用一切机会唤醒沉睡的心灵。他以《论自然及宇宙一百二十题》为基础，着手写书。他扩充了那篇论文中的论据，薄薄的小册子变成了厚厚的一本书，他起了一个玄奥的书名：《坎布雷乌言》。

但是，维滕贝格的空气渐趋紧张，好勇斗狠的卡尔文教徒势力日盛，党派之争激烈之极，并且波及到了大学。原先善待布鲁诺的人失势了，卡尔文教徒容不得半点儿新思想。

1588 年 3 月 8 日，他向维滕贝格大学发表《告别演说》，极力颂扬了大学及博士、学生们，他谨向他们这些科学明灯、科学明星们表示感激之情。

他来到布拉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匈牙利暨（jì）捷克的国王鲁道尔夫二世，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慷慨资助学者的人，他一半多时间住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是欧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为了挣些钱并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再版了《组合灯》，补充了一篇《概念的拈来》，对卢尔的“伟大的艺术”作了新的注释。

不久，他刊行了《驳当今数学家及哲学家一百六十题》，他责备数学家在哲学上依然囿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责备哲学家忽视数学。布鲁诺除了阐述他关于宇宙的主要哲学观念以外，还谈了他对几何的看法。他的数学观点的形成，尼古拉·库萨的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尼古拉认为，无限大的三角形变成无限长的直线，无限大半径的圆也变为直线。

《一百六十题》献给了鲁道尔夫二世。布鲁诺再一次——多少次了！——反复强调在哲学上不能随声附和别人的见解，必须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真理。在哲学王国里，同偏见的暴政斗争是我们的责任。

鲁道尔夫接受了布鲁诺的这一礼物，对他优礼有加，赐给他三百塔勒（德国旧时银布，一塔勒值三马克），但如果布鲁诺研究的不是宇宙的理论而是炼金术，那皇帝会万般热烈地欢迎他。

1588年底，布鲁诺离开布拉格。启程赴赫尔姆施泰特，他为儒略学院的名声所动。这所大学，虽然才成立了12年，但已名噪一时。儒略是新教徒，青年时代饱尝刚愎自用的父亲和天主教神父残暴的虐待，终生痛恨教廷分子的宗教。他创办大学时，特别注意自然科学，办学不慎重金，聘请了优秀的教授，开辟了大规模的植物园，为了研究解剖学建造了专用的房舍。神学家在这所学校里被置于微末的地位，这是一片出类拔萃的大学。1589年1月13日，来自诺拉的意大利人布鲁诺的名字登上了儒略学院成员的名册。

教学之余，他写拉丁文长诗。写了《诗三重最小和广度》。他论述了三种意义上的最小：在物理上，最小的就是原子；在数学上，最小的是点；在形而上学上，最小的是单子。但他强调指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三个最小，而只有一个三重最小，一切都归结到此，最小是万物的基质，是不变不灭，永恒存在的。

布鲁诺发展了宇宙构造的原子理论。他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作了公正的评价，但不同意他们的太虚说。原子不是存在于太虚之中，它们靠物质以太结合在一起，要没有以太，一群原子形成不了任何东西。原子不是互相渗透，互相混和，而只是相切。使它们运动的不是什么外界的原动力，而是它们本身具有的生命力。以太中发生的结合和分离，既见于最小的物，也见于巨大的天体。

布鲁诺另一篇花了很多精力的长诗叫做《论单子、数和形》。把它作为他以往著作中阐发的思想的总结。

他嘲讽那些编制星占表的人，揶揄（yéyú）根据人诞生时分星座的位置来算命的做法。但是，他嘲笑滑头星相家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星占学。如果各种现象的普遍制约性是无争议的自然法则，那么，各天体的相互影响扩展到多远呢？地球上的事件同其它行星的运动，同它们在无限的太空中的位置有何种联系？兴许在某些星占学书籍中也能汲取到有益的东西。

他对各种现象的相互影响一贯怀有兴趣，为什么铁能被磁石吸引？总之，各种东西的相互吸引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狮子听见公鸡的啼叫便会逃跑？为什么鲑（z）鱼碰上船体便会叫船停止行驶？

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有生命本原，都有宇宙灵魂。魔法能找到宇宙灵魂和个体之间的这些联系。

布鲁诺阅读了许多谈魔法的著作，作了大量的摘录。他的文稿中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材料，从精心观测尚未找到解释的自然现象所得的数据直到价值十分可贵的资料。

1591年头几个月布鲁诺是在苏黎世度过的，他在那里给一批年轻人讲课，然后又去法兰克福，韦赫尔的印刷所正在排印他的著作《论单子、数和形》、《论无限大和无限多》以及《论形象、符号和思想的结合》。

一天他接到两封信，是一个叫乔万尼·莫契尼戈的人写来的。这个人威尼斯最显贵的世家的子弟，信中不惜笔墨，处处表示对布鲁诺的钦佩。他

邀请布鲁诺到威尼斯当他的老师，答应为他创造一切条件进行研究，请他马上就来！

乔丹诺一直想念着意大利。他这个“太阳的儿子和宇宙的公民”尽管说过多少次，说哲学家的故乡是全世界，但他内心始终思恋着美好的那不勒斯的天空。偌大的世界，故乡却只有一个，也许威尼斯之行只是头一步，接着将是返回故土的幸福日了。

九、落入虎口

1591年秋，布鲁诺到达威尼斯，来到他未来学生的公馆。起初，他住到帕多瓦，以教私馆的形式招收了许多学生，然后常去威尼斯给莫契尼戈上课。莫契尼戈千方百计地向他表示好感，给他送礼送钱，请他住在自己家里，第二年初，布鲁诺终于迁回威尼斯，住进了莫契尼戈公馆。

莫契尼戈是个难教的学生，他原想一下子掌握卢尔的艺术，后来才懂得为此要辛勤努力，这时他感到很失望。他一心要学会布鲁诺的学问，特别是要学会记忆术和魔法的秘密，布鲁诺跟他无话不谈，心直口快，谈往事，谈到伦敦、巴黎的经历，频频放肆地攻击基督教，他不想成为禁欲主义者，老老实实说他喜欢女人等等，不过执拗地拒绝与莫契尼戈研讨灵学。莫契尼戈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翻他的文稿，贪婪地阅读布鲁诺正在研究的手抄禁书《论赫耳墨斯之印》，他看得糊里糊涂，却认为看到了符咒秘籍，驾御超自然力量的秘密，而布鲁诺却不愿透露给他，仍把他当小学生，给他学逻辑和记忆术，莫契尼戈有些气急败坏了，人人都知道布鲁诺已经领悟了万物最最隐秘的性质，掌握着巨大威力的钥匙，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

不久各地都有僧侣到威尼斯来参加多明我修会的大会。一次在书店，布鲁诺与几个议论异端的神父争论起来，还遇见了好些熟人，他再也不能留在此，布鲁诺居然认为他能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返回故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可是愚蠢的行动。

莫契尼戈认为他离开是忘恩负义，没有把记忆和发明的艺术传授给他，却要离开，莫契尼戈改变了面孔，威胁他留下，并派人跟踪他。

布鲁诺决心已定，他把一些简单的行李打点完毕，便上床休息。突然震天动地的敲门声响了起来，莫契尼戈摆出主人的威风，骄横地进了屋子，后面跟着六个魁梧的船夫，把他关进了地下室，一个比一个可怕的威胁从他嘴里冒出来，坚持要布鲁诺把魔法的秘密告诉他，布鲁诺不为所动，他是哲学家，而不是巫师。

莫契尼戈没有得逞，便向宗教裁判们告发了他，告发他反基督，反天主教的言论，并极力诬陷他。1592年5月26日，布鲁诺被逮捕，并被关入异端监狱。

控告乔丹诺·布鲁诺案开始审理。

法庭逼迫书商乔托和贝尔塔诺揭发布鲁诺，但两个书店好象串通一气似地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反基督教的话。对布鲁诺的审讯也一无所获，第一次审问便结束了。

第二次审讯，布鲁诺也巧妙地没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法庭上提到他的著作时，布鲁诺呈交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单，他的书单重点放在拉丁文作品上，最危险的几部书根本没有列入。至于书的内容，

布鲁诺强调它们的哲学性质。

布鲁诺的供词不能令法庭满意。他否定了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力持令人发指的异端邪说，法庭把报告中的主要罪状一一说给他听，要他承认有罪。

几乎两个月没有传布鲁诺去过堂，一天又把他押到法庭，威胁他，要他承认他的“罪行”。

被告坚持他的说法：“过去和现在，我都毫不掩饰地悔悟我的罪过，如今听任诸位尊贵的先生摆布，只要我的毛病能够治好，通过悔罪得救。”

被告顺从之极，法庭命令他跪下，要他表明愿意悔改之决心，他服从了。

乔丹诺跪着，内心却充溢着仇恨，只要他能出狱，管它被送到哪个修道院，他一定能逃脱、跑到国外去。

有好几个人同布鲁诺关押在同一间牢房，尽管有时争论甚至吵架，布鲁诺仍把同牢房的犯人看成难友。他毫无猜疑之心，把自己的历史讲给他们听，说他从小反对天主教，看不惯圣像……，他对宗教嗤之以鼻，他不跪，不参加祈祷，他不仅揶揄讥嘲，不仅干些渎神的行为，还一贯尽力解释他为什么反对宗教。

他谈到他的著作时十分严肃，尽量让难友们领悟他观点的要点，他说，世界不是神创造的，而是永恒存在的。如果相信宇宙间只有我们这个唯一的世界，那便是最大的无知。他指点着星星，讲解着：每颗星都是一个世界，星星的数目无限多，在铁窗外面是不计其数的世界！

布鲁诺在监狱里也继续教导别人，让他们睁开眼睛。他没有放下武器，但他不得不在法庭上装假作伪，这一点叫他万般苦恼。

1592年12月底，教皇圣使亲自到来，他要求交出布鲁诺，强调他是个特别危险的罪犯。

按照罗马的指示，取道安科纳把乔丹诺·布鲁诺解往罗马。1593年2月27日，罗马异端裁判所的监狱为他打开了大门。

十、为真理献身

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仿佛被遗忘了，在罗马第一次过堂时，没有任何新东西让他惊慌失措。但是，第二次审问时，布鲁诺在威尼斯蹲监狱时同牢房的四个难友作为证人揭露了他，他曾经同他们分吃过面包，从一只杯子里喝过水，分担过他们的苦恼，他强自按捺，不让内心深切的伤痛流露出来。

布鲁诺在审讯中的态度从根本上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他想让法庭成员们相信他真诚悔改，这种企图失败了。布鲁诺费了多大的劲去演这出丢人现眼的喜剧：只是为了早一天逃出牢笼。然而这一切都枉费了心机。

审讯到了最后阶段，1595年2月16日，教皇亲自决定停止宣读材料，到布鲁诺的书中去寻找异端邪说。

时间也是刽子手，摧残肉体，蹂躏灵魂。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事情却毫无进展。布鲁诺最后一次过堂已有两年，这些年，他历尽坎坷而矢志不移。他不让自己的精神屈服于肉体上的痛苦，即使在审讯室里也坚持他是正确的！

严刑拷打，对他用刑很重，但酷刑没有逼出一个字，他身上哪里来那么大的力量？但他的外貌基本上不象大力士，经过多年的监禁，憔悴不堪，枯瘦羸弱。

打手们一无所获，布鲁诺以令人惊奇的坚强熬过了酷刑，他们甚至把沸油浇到他身上。但是，布鲁诺坚持真理，始终不屈。他坚定地说：“高加索的冰川，也不能够冷却我心头的火炬，即使我被烧死，也不忏悔。”

他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在漫长的七年中斗争。他曾经力争过，坚持过，虽然已经筋疲力竭，他克服自己的软弱，振作起来忍住痛苦，把绝望情绪压下去。他经历了别人连听听都会毛骨悚然、惨绝人寰的酷刑。七年来，他呼吸着牢房的恶臭，苦于闷热和冰冷。潮气毫不留情地砭人肌骨，皮肤泛起绿色，仿佛长了霉。他在监狱的石板路上走过无数英里，领教过锁链和刑讯，习惯了镣铐，吃牢饭的时候高兴得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吃到好面包便喜不自胜。

1600年2月8日，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判处布鲁诺火刑，2月17日执行。

天亮前，给布鲁诺换上了异端犯的囚衣。舌头用特制的钳子夹住，免得渎神者用他恶毒的言词把民众引入歧途。

僧侣们念着出殡的经文，睡眼惺忪，表情冷漠，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

广场上人山人海，等着押送犯人的队伍来到，犯人被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直到最后一刻，各个修会的神父们还在劝说他悔罪。但，什么都动摇不了布鲁诺坚定的决心。被钳子夹住的舌头，身上绑着的铁链，慢慢燃烧的树枝、眼看化为灰烬的书——这些岂能阻挡人类思想的发展？

他以罕见的英勇迎接死亡。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他的尸灰被抛进台伯河中，年仅52岁的布鲁诺为真理和正义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定会击败邪恶。布鲁诺殉难289年以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罗马宗教法庭不得不为意大利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平反。“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布鲁诺的预言，如今实现了。1886年6月9日，人们在百花广场布鲁诺遇难的地方为他树立起一尊铜像，以表示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怀念和尊敬。

荒诞的天球被布鲁诺勇敢的思想所摧毁，荡然无存。无限的宇宙和无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的眼前。

人类是经过火刑架飞向宇宙的。

